

杜詩中之馬

杜呈祥

引言

- 一、詠馬、詠馬畫
- 二、交通工具
- 三、馬與戰爭
- 四、馬名彙誌
- 五、良馬與駕馬

引言

詩雖以言志爲主，但不能不借助於詠物。孔子教人讀詩，謂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皆物也。詩人無不藉詠物以寄情抒懷，而所詠何物？喜詠何物？多詠何物？則與詩人之情趣、學識、時代和社會背景，極有關聯。杜甫是一個學識淵博、生活趣味極其廣泛的大詩人。他因爲讀書多而且善於運用故實的關係，所以在他的詩裏面容納了很多唐以前的詩人們常用的草木鳥獸之名；又因爲他曾經東西南北走遍大半個中國，所見草木鳥獸頗多，一一納之於詩，所以在他的詩裏面又出現了很多新的草木鳥獸之名。這些新的和舊的草木鳥獸之名，不但賦予杜詩以豐富的內容，新奇的格調，而且使杜詩塗滿了時代的色彩，替杜甫鑄成了詩史的冠冕。多少年來，我對杜詩中的草木鳥獸之名，所最感興趣的，第一是馬，第二是鷹。關於馬和鷹的入詩，來源很早，而且恒見不鮮，但像杜甫那樣寫下幾首詠馬詠鷹的傑作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固然難得，在世界文學史上又有幾人呢？我曾經根據錢箋的杜詩，查考了一下在現存杜詩中究竟有多少馬字，除去所有帶馬字的姓名（如揚、馬、馬援、馬融等），地名（如馬邑州、白馬江等），官名（如駙馬、大司馬、兵馬使等），草名（如馬齒）以及「犬馬年」之類詞語中的馬字，專就作一般性用的馬字來講，大概有三百字左右。據現存杜詩作比例推算，平均不到五首詩，就可以有一個馬字，一首詩中有兩個馬字的，在三十首以上，在「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一詩中，連詩題計算在內，共有五個馬字，「惜別行」裏面有四個馬字，「丹青引」和「冬狩行」等詩裏面，有三個馬字，而「戎馬不如歸馬逸」（白帝），「使君五馬一馬驄」兩詩句裏面，都是一句詩而有兩個馬字。除去馬字以外，馬字的同義語（如騎字、駿字等）和關於馬的用語，更無法作具體的統計。從杜詩裏面常見的马字和關於馬的一切詩句上，我們應該承認杜甫對於馬這種動物是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情感的，這興趣和情感的產生，也許是不很簡單的。我們更應該承認杜甫對於運用馬的故實作比興的工具，是非常有興趣，而且是極其熟練的。最重要的，在杜甫的生活圈子裏面，馬也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杜甫所生的時代裏面，馬更負擔了一種重要的任務。馬既然變成杜甫生活

內容的一部份，又是一種時代的寵兒，難怪杜甫對於詠馬和援用馬的故實，是那樣的有興趣了。

爲了分解杜詩的構成因素，也爲了剖析一下杜甫的生活內容和窺察一下馬這種動物在唐代所負擔的交通任務和戰鬥任務，我把杜詩中有關馬的詩句先抄錄出來，再按照下列幾個門類，分別羅列，藉以顯示「馬」這種獸名在杜詩中的特殊地位，提供有志用新文學和新史學的觀點研究杜詩者作參考，幸勿以雞零狗碎視之，甚或譏爲割裂篇章，無當要義也。至註杜解杜者，異說頗多，本文所錄詩句，率多簡易可解之句，在史實考證方面，一本錢箋，在字句注解方面，多採仇注，然仍恐有援引失當與參證疏忽之處，敬請讀者惠正！

一、詠馬、詠馬畫

杜甫於唐玄宗天寶三載之「進鵬賦表」中說：「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現在據錢箋杜詩集所收古詩四百一十五首，近體詩一千零九首，輯佚詩四十八首，共一千四百七十五首，而天寶三年以前之作品，僅寥寥數十首，可見杜詩之早期作品，已什九散失。在現存的杜詩中間，尚存有下列詠馬的詩和詠馬畫的詩。我們在這些詠馬和詠馬畫的詩裏面，不僅可以看出杜甫非常愛馬，而且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上有愛馬的風尚；更可以看出杜甫對於有關於馬的知識是很豐富的，這些知識，一部份是由讀書得來，一部份是由現實生活得來，他在當時聽到許多馬的故事，看到許多良馬和許多騎馬的場面，本身又善於騎馬，所以喜歡用馬作詩的題材，這大概也就是杜詩中有關於馬的詩篇和詩句特別多的原因了！

高都護廳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廳，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一作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按：高都護謂高仙芝，天寶六載，仙芝討小勃律，所謂「成大功」者，此也。這是一首詠產自西域的戰馬的詩。不僅詠其形，而且詠其功，詠其志，詠其力，詠其猛，在古今人之詠馬詩中，實罕有其匹。

聽馬行 太常樂動馬也李郭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廳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嶢嶢，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炎夾鏡懸，肉駿（荆作駿）硯礪連錢動。朝來久（草堂作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一云能取，一云有之），天廐眞龍此其亞。晝洗須臾涇渭深，朝（荆作夕，一作晨）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

使（一作知有）麒麟地上行。

按：李鄧公是一馬癖，特命杜甫爲此驄馬製詩，可見杜甫在當時也是以愛馬出名或以善詠馬出名的。此驄馬當係亦一胡馬，而且年齡不大。「雄姿逸態」兩句，寫馬之神情，「隅目青瑩」兩句，寫馬之外形。

瘦馬行 英華作老馬

東郊瘦（一作老）馬使我傷，骨骼（一作骸）硃元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一作火，非）印帶官字，衆道三（一作官）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難（一作盡）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驕驅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一作難）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爲伴（一作侶），日暮不（一作未）收烏啄瘡（一云不衣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按：這是詠一匹被遺棄的戰馬，對於一匹既瘦且病的戰馬，如此同情，非素日極愛馬者不能也。從前注杜者，或以爲至德二載，爲房琯罷相而作，或以爲乾元元年，自傷貶官而作，但必實有所見，絕非純屬寓言。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驄馬名胡驄，前年避胡（一作賊）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驄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一作凡）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隱龍鬣（一作龍麟，一作麟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按：此詩詠胡馬，黃鶴注：「此乾元元年冬往東都時作」。首四句，用事實證明馬行迅速。「頭上銳耳」四句，寫馬之奇姿，最爲精采。

房兵曹胡馬詩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按：此詩上半寫馬之狀，下半寫馬之才。「竹批雙耳峻」與「鋒稜瘦骨成」兩句，可與上詩「頭上銳耳批秋竹」，「不比俗馬空多肉」兩句合看，言胡馬多銳耳兼少肉也。

玉腕驄 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荊州馬，尙書玉腕驄。頓驂（陳作驂驪）飄赤汗，踟躕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按：衛伯玉曾於乾元二年大破史思明於嶺子坂，上元二年，大破史朝義於永寧，廣德元年，節度江陵。上四句，詠驄馬之神駿，下四句，則有功成身退之意。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

按：以上的幾首詩，都是詠別人所乘的駿馬。這首詩，是杜甫爲他自己所乘的一匹凡馬所寫。「毛骨」兩句，敍此馬雖無力而有德。此詩據黃鶴注：「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以上的幾首詩，都可說是賦體。下面的兩首詩，雖以詠馬，實爲比體，尤其第一首，全詩是比：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騊駼異。不雜（一作在）蹄跡間，逍遙有能事（遺

興五首之二）

按：此詩仇注卷七題爲遺興二首，錢箋則作遺興五首。仇注：「此章冀朝廷專用李郭也」，又云：「馬比汧馬之臣，騊駼歸齧，此其無良者，如哥舒翰，僕固懷恩輩是也。千里渥洼，有馴良之德者，如李郭之赤心報國，百戰不疲是也」。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一作滿）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一云空餘）老驪驄。哀鳴思戰鬪，廻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五）。

按：錢箋曰：「按通鑑，是年（註：乾元元年）春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郾城。戰馬萬匹，惟存三千，此詩浮雲連陣沒，正其事也。秦州乃出西域之道，故感天馬事而賦之。」仇注：「良馬陣沒，秋草徒長，傷郾城軍潰。今者龍種在軍，而驪驄空老，其哀鳴向天者，何不用之以收後效耶？此蓋爲郭子儀而發歟？」盧注：「時趙王適爲元帥，比之龍種，郭子儀召還京師，是空老驪驄也。」此詩蓋賦而比也。

杜甫因爲平日愛馬和善於騎馬的關係，所以，對於國家的馬政，也非常注意，「沙苑行」一詩，就是詠唐玄宗時的馬政的。詩曰：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綠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隸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一云騰西域），每歲攻（一作收，一作牧）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驕皆雲屯。驪驄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鮑作內外馬數將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個個權奇難具論。繫繫追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一作騰）麋鹿遊，浮深簸蕩詭窟窟。泉（一作海）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按：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置苑監。此詩首敍沙苑之大與水草之美，繼言養馬之繁盛，而追阜可藏奔突，坡陀可縱超越，蓋皆紀實。「至尊內外馬盈億」，侈言玄宗時養馬之多，「綠以周牆百餘里」，正可形容沙苑範圍之大也。

唐玄宗時，於開元間，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總理馬政，故有「至尊內外馬盈億」之盛況，後來安祿山陰選勝甲，驅歸

范陽，唐肅宗時，市馬於回紇，多以羸馬充數，後又括民間馬爲團練馬，唐代宗時，馬匹更缺，下面這首詩，是杜甫在大曆四年作，雖非專詠馬政，而可藉以反映此時馬匹之缺乏。

惜別行送僕射判官 見陳浩然本文見英華

開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一作官）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顧額，衣冠往往乘蹇驢。……

按：此詩係杜甫在湖南爲所寫，劉僕射判官蓋奉梁崇義之命，赴湖南買馬者，梁駐襄陽，故曰「襄陽幕府」。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正說明產馬區已無馬可購，致勞劉僕射判官遠越江湖，到南方來買駿馬，南方那裏有駿馬可買呢？馬在唐代，是一種作詩的重要題材，也是繪畫的好題材，當時流行的馬畫相當多，最出名的馬畫家是曹霸。杜甫曾把幾幅有名的馬畫當作詩材，寫出好幾首詠馬畫的詩。

天育驄騎（英華作圖）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一作驄）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矯然）龍性（一云矯龍性逸）合（草堂本云東坡書作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憶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考牧攻駒，一云考牧神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一作字）天育。別養驄子憐神駿。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聘。如今豈無腰裏與驄駒，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按：此詩開端數句，寫畫中之馬。「憶昔」以下，至「見之座右久更新」，敘畫馬之由。末四句撫圖與數，有自慨不遇之意。

題壁畫馬歌 韋儼畫 陳浩然草堂本作題壁上韋儼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一作渠）畫無敵。戲（陳浩然本作試）拈秃筆掃驄駒，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乾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按：張彥遠「名畫記」：「鸛韋鑒子，善畫小馬牛羊山原」。「東觀餘論」：「李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鸛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朱景玄「名畫評」：「韋儼京兆人，寓居於蜀，善畫山水竹樹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乾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翹或跂，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山以墨幹，水以手擦，曲盡其妙，宛然如真。亦有圖騏驎之良，盡銜勒之飾，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可見韋儼亦以畫馬出名之畫家，他是杜甫的朋友，這幅壁畫，是杜甫眼看著畫的，「一匹乾草一匹嘶」，畫馬兩匹，姿態不同。杜甫另有「戲爲雙松圖歌」，係爲

韋諷所畫「雙松圖」而作。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一作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一作畫）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

按：曹霸魏曹髦之後，在開元中已得大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江都王李緒，霍王元軌之子，唐太宗之猶子，以善畫鞍馬著名。曹霸曾爲唐玄宗所乘馬夜照白繪圖。杜甫此次所見之九馬圖，除拳毛騧，師子花二馬外，餘七馬亦俱係名戰馬。曹霸所作九馬圖，後藏長安薛紹彭家，蘇東坡有贊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頌，偉哉九馬。」「縞素漠漠開風沙」，「迴若寒空動煙雪」，「顧視清高氣深穩」諸詩句，寫馬又寫畫，寫畫中之馬，馬與畫俱躍然紙上。由「騰驤磊落三萬匹」之句，可徵唐玄宗時馬匹曾盛極一時，最後四句，思玄宗也。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一作皆）已矣，文彩風流猶（一作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一作作）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一作年）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颯爽）來（一作颯爽）酣戰。先帝天（一作作）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一作復）立闕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國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狀）。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驕驄氣凋喪。將軍畫（一作畫）善（一作妙）蓋有神，必（一作偶）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英華作他富至今我徒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按：此杜甫於天寶亂後在四川逢曹霸時所贈。以詩作傳，不僅爲杜詩中之傑作，實堪稱千古絕唱。「先帝天馬」以下六韻，寫曹霸最得意之一段畫馬歷史，「弟子韓幹」以下兩韻，用業已成名之韓幹，烘托其師畫馬藝術之高，更匪夷所思。「名畫記」載「韓幹大梁人，王右丞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獨自擅，杜甫贈霸畫馬歌

云云，徒以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杜甫另有「畫馬贊」，係爲韓幹而寫，贊曰：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驪駒老大，腰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盛蘭筋。逸態蕭疎，高驪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英華作云）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一作亡）哉。但見駕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於此可見，杜甫對於韓幹之畫馬，亦非常贊賞，僅認爲不及其師耳。杜詩韓畫，同不可及。蘇東坡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駘漫爭馳」，是一點也不錯的。

二、交通工具

杜詩中所以多馬，是與唐代的知識份子和富貴人家大都以馬作交通工具的事實有關。當時的人，在很潦倒的時候才肯騎驢，或竟至徒步。馬對於一般官吏，更好像是必備的交通工具（名曰官馬）。武人會騎馬，文人也會騎馬，杜甫是善於騎馬的。他的一些朋友，也大都善於騎馬，例如高適就是：「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一作并州）兒」（送高三十五書記）。現在先從杜甫的乘馬說起：杜甫在大曆三年自夔州下峽以後，一直到死，大概多半是以船代車馬，甚至有一個時期是以船作家的，所以，這時期的作品，常提到船和水。在此以前，他大概是經常有馬可騎的。在旅途中，眷屬所乘的車，也是馬車。在沒有馬騎的時候，只好騎驢甚或徒步。杜詩中的「騎驢」，是象徵落魄的，有如「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奉贈韋左丞），「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示從孫濟），「東家蹇驢許我借，泥滑不敢騎朝天」（僦仄行）。杜詩中有關杜甫個人的乘馬生活的詩句很多，有如：

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驥（徒步歸行 註：向人借馬）

天王守（一作狩）太白，駐馬更搔（一作回）首（九成宮 註：杜甫自鳳翔赴鄜州，先係徒步歸行，至此已有馬可駐）

湖城城南（一作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湖城東遇孟雲卿）

東歸貧（一作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閬鄉姜七少府設餞戲贈長歌）

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潼關吏）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遣興三首）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發秦州 註：自此以下至飛仙閣詩，所謂馬，蓋指駕車之馬而言）

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鐵堂峽）

白馬爲鐵驢，小兒成老翁（泥功山）

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白沙渡）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飛仙閣）

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溪漲）

馬驚不愛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光祿坂行）

僕夫行不進，駕馬若維繫（早發射洪縣南）

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東（南池）

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晚登瀼上堂）

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甘林）

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重題鄭氏東亭）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暫如臨邑至嵯山湖亭）

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一）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同上之八）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晚出左掖）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野望因過常少仙）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一作自）蕭條（野望）

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放船）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別房太尉墓）

衫袂翠微潤，馬啣青草嘶（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青縣（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

出入並鞍馬，光輝參（一作忝）席珍（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到村）

峽（一作山）內（一作裏）歸田客（一作舍），江邊借馬騎（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多病慚無力，騎馬入青苔（上白帝城二首）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謁先主廟）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白露）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歸）

上馬廻休出，看鷗坐不辭（雨四首）

春濃停野騎，夜宿飲雲樓（懷瀾上遊）

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騎馬趁晨雞（狂歌行贈四兄）

杜詩中自敘壯年時期之騎馬射獵生活的詩句，有如：歎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闌。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七月三日亭午已後因論壯年樂事）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卓（一作紫）櫪（一作櫟）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轡，引（一云跋）臂落穉鷗。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壯遊）

杜甫恃壯年善騎，到老年時期，曾經在夔府乘着酒興騎馬狂奔，因而墜馬受傷，便寫了那首「醉爲馬墜諸公携酒相看」的很風趣的詩，詩裏面一則曰：「騎馬忽憶少年時」，再則曰：「自倚紅顏能騎射」，都表示他在少年時期的騎術是相當不壞的。大概在當時，騎馬受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杜甫另有「戲贈友二首」，就是以嘲笑他的兩個朋友騎馬受傷爲題材的：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馬在唐代是一種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般達官貴人都是騎着馬去上朝或射獵，甚至富貴人家的女子也喜歡騎馬。在唐朝的官吏當中，有兩種人所用的馬，因爲有歷史故事作根據，在杜詩裏面有專門名稱，一種是太守所用的馬，稱五馬，一種是御史所騎的馬，稱廳馬，馬因官名，並非真有五馬或廳馬也。一般官吏所騎的馬，是由政府供給的，稱官馬（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偏仄行））。天寶之亂發生以後，唐朝的政府臨時遷到鳳翔，一般官吏大半都沒有馬騎，所以杜詩云：「鳳翔千百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徒步歸行）」，後來因爲戰爭的關係，各地的官吏沒有馬騎的人更多了，正如杜詩所云：「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惜別行）」。在當時，騎馬和穿衣服，是同樣可以代表一個人的身份和境遇的。有身份和境遇好的人，所穿的是輕裘（或稱輕衣），所騎的是肥馬。杜詩中把「肥馬」或「輕裘肥馬」，「軟裘快馬」並舉，以代表潤綽的例子，有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奉贈韋左丞），「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投簡成華兩縣諸子），「掌握有權柄，衣馬自（一作已）輕肥」（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遊），「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重贈鄭鍊絕句），「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秋興八首），「試問甘藜藿，未肯美輕肥」（甘林）。

馬既然可以代表一個人的身份和財富，所以一般人對於馬的裝飾，是力求華美的。「後出塞」詩裏面有「千金裝馬鞭（一作

鞍」之句，是指軍人對於戰馬的裝飾不遺餘力，一般達官貴人所騎的馬，也是盡量加以裝飾的。杜詩中提到馬飾的（當然有一部分是運用故實，而非寫實），有如「黃金勒」（哀江頭），「金轡」（哀王孫），「銀鞍」（送長孫九侍御），「金縶轡」（從送弟亞赴安西），「金盤陀」（別唐十五誠），「青絲」（青絲），「金鞍」（嚴公仲夏枉駕草堂）等。

在馬的品質方面，當然是以西域產之胡馬爲最良，軍馬尤其如此。在馬的顏色方面，無論是軍馬或一般的乘馬，好像都以白馬爲上品，蓋前才人所騎的是白馬（哀江頭），長陵銳頭兒所騎的是白馬（遣興五首），都是用來射獵的，另有「白馬金盤陀」（別唐十五誠），也是指大官的馬匹而言。馬的骨格以高爲貴，所以有「高馬達官厭酒肉」（歲宴行）和「高馬無唾」（一作唾）面」（三韻三篇）的詩句。在杜詩中別有「細馬」這個名詞：「細馬時鳴金腰裏」（春日戲題楊使君兄），這個細馬是與鉉馬對稱的，細馬即良馬之意。

杜詩中用以描述騎馬和與騎馬有關的動作的詞語，有「跨馬」、「騰馬」、「騎馬」、「走馬」、「馳馬」、「下馬」、「繫馬」、「駐馬」、「回馬」、「上馬」、「飲馬」、「立馬」、「躍馬」、「並馬」、「度馬」、「韜馬」、「歇鞍」、「飛鞍」、「縱鞍」、「迴鞭」、「散馬蹄」等，其中出現得最多的，當然是「騎馬」、「下馬」、「上馬」、「走馬」等詞語。

杜詩中敘述當時的人乘馬或騎射的詩句，有如：

知章騎馬似乘船（飲中八仙歌）

黃門飛鞚不動塵……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馬入錦茵（麗人行）

更調鞍馬狂歡賞（樂遊園歌）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戲簡鄭廣文）

盤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嘶（一作嘶）驚黃金勒（哀江頭）

丈人駿馬名胡騶，前年避胡（一作賊）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欽漢水暮靈州（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辟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遣興五首）

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一作入）回翠麟（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進）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上馬不用扶，每（一作忽）扶必怒嗔（寄薛三郎中據）

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韉，飛走使我高（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 註：此係杜甫敘述王砮在避難時借馬之往事）

馬上（一作騎馬）誰家薄媚（一云白面）郎，臨墻（英華作軒）下馬坐（一作踏）人牀。不通姓氏龜豪（一作疎）甚，指點銀瓶索酒

嘗（一云酒未嘗）（少年行）

湖水（一作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一作金）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虢國夫人）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傷春五首 註：「奪馬悲公主」是敍唐肅宗女和政公主在安祿山陷京師時，奪馬救寧國公主之故事）

根據上面的詩句，可以看出當時的人，無論是去辦公、遊樂、射獵或逃難，都要騎馬，可見馬是當時社會上最通行的一種交通工具了。

杜詩中用五馬代表太守的交通工具的詩句，有如下：

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送賈閣老出汝州）

二天開（一云悲）寵餞，五馬爛生（一作輝）光（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

此外，用驄馬代表御史的交通工具（詩例詳見「馬名彙誌」節），九馬代表皇帝的交通工具（哀王孫：「金鞭斷折九馬死」），也都是運用故實，而非紀事。杜詩中有「驄馬」一詞，是指駕車之馬而言，亦係運用故實，如「高車驄馬帶傾覆」（單山人隱居）。「悲鳴驄馬顧」（送盧十四弟侍御護章尚書靈輿歸上都）是也。「驂」也是指駕車馬而言，如「停驂龍潭雲」（發同谷縣），「停驂雙闕早」（奉贈蕭二十使君）等句是也。

三、馬與戰爭

杜甫生當唐玄宗、肅宗、代宗三代（西元七一二——七七〇年）。這是唐代由盛極而走向衰亡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面，充滿了戰爭，先有開元時期和天寶初年的對外拓邊，後有安史之亂，歷時八載；吐蕃入寇，陷長安；叛將僕固懷恩誘吐蕃同乾入寇。在各地地方，曾有宦官呂太一在廣州作亂，四川的徐知道之亂，崔旰之亂和湖南的臧玠之亂。杜甫對於安史之亂，感受痛苦至深，在四川湖南又目睹各種叛亂，在現存的杜詩裏面，有很多紀述這些戰亂的詩。對於唐玄宗初年的拓邊和吐蕃入寇等，也都有詩。杜甫是以「善陳時事」著名的詩史，他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時代的「時事」中的最大的項目，而這個時代的「時事」中的最大的項目，當然是戰爭。我們現在如果把杜甫留給我們的一千多首詩歌中間有關戰爭的詩歌全部剔除出去，杜詩的價值便會降低到令人失望的程度了，因為，我們雖不能說杜詩中有關戰爭的詩歌都是傑作，但可以說杜詩中的傑作，絕大多數是與戰

爭有關的。而在杜甫所寫有關戰爭的詩歌中間，又多借用馬的種種形象和成語，作爲紀事和抒情的重要手段，因此，馬在杜詩中，又成爲戰爭的一種重要的符號。現在我們無論是站在欣賞戰爭文學或研究軍事歷史的觀點來讀杜詩，都必須注意杜甫如何使用馬這種符號來描敘戰爭。首先，我們先看杜詩中描敘戰馬的詩句。唐代的軍隊，特別是在對外作戰的時候，是以騎兵爲主的，戰馬可以代表軍隊，杜詩中對戰馬的描敘，無異是對軍隊的描敘。

車麟驕，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兵車行）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悲青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一作丈）岡，俯身試拳旗（前出塞）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同上）

千金買馬鞭（一作鞍），百金裝刀頭（後出塞）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同上）

驅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同上）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一作蒼）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去秋行）

庭空六（一作四）馬入，駢駢揚旗（一作旆）旌（揚旗）

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贈司空王公思禮）

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王兵馬使二角鷹）

馬頭金狎鞍（一作匱匣），駝背錦模糊（送蔡希曾（一作魯）都尉還隴右）

將軍別換馬（一云換駿馬），夜出擁彫戈（日暮）

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韁（送人從軍）

這些詩句中的馬，都是戰馬，而且大部份是馳騁在邊塞上的戰馬。在戰馬之中，白馬大概是比較貴重的，杜詩中有「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折檻行），「青絲白馬誰家子，蠶豪且逐風塵起」（青絲），「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白馬）等詩句，「白馬將軍」雖有故實可據（龐統喜乘白馬，號白馬將軍），而在唐代，無論是一般乘馬或軍馬確似均以白馬爲貴。

杜詩中的「鐵馬」或「鐵騎」，都是指最強壯的戰馬而言，例如：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一作煙）積（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魏將軍歌）

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

鐵馬長鳴不知（一作如）數，胡人高鼻動成羣（黃河二首）

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驄（一作幪）（往在）

馬兵曰騎，杜詩中常有「多少騎」代表多少馬兵的詩句，例如：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憶昔二首）

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悲青坂 註：此詩之「數騎」及上詩之「萬騎」，俱係指胡騎而言）

六龍瞻漢闕（一作殿），萬騎略（一作集）姚（一作嬌）墟（贈李十八秘書別三十韻）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徐九少尹見過）

杜詩中紀述騎兵種類的詩句，有如下：

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一作前）節制（漁陽）

安得突騎只五千，萃然眉骨皆爾曹（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

恒山猶突騎，遼海說張旗（夔府書懷四十韻）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雕（守董卿嘉榮十韻）

風送（一作逆）蛟龍匣（一作雨），天長驪騎營（哭嚴僕射歸櫬）

「飛騎」是唐太宗時所設的一種宿衛的騎兵。「突騎」是一個歷史名稱。漢書龜錯傳：「輕車突騎」，顏師古注：「言驍銳可用衝敵人也」。「漁陽突騎」在東漢已著名，吳漢亡命在漁陽，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杜詩中的「突騎」，除用作名詞外，有時活用為動詞。「驪騎」恐出自霍去病之故實，「輕騎」則指輕裝之騎兵而言。

在杜詩中，經常用「兵馬」、「戎馬」或「甲馬」代表戰爭。「兵馬」或「戎馬」，間或作軍隊之代稱，但不多見。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天下甲（一作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嚴氏溪放歌行）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三絕句）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卽爲齏粉期（青絲）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冬狩行）

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貽華陽柳少府）

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上後園山脚）

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甘林）

戎馬日息衰，乘興安九重（贈蘇四偁）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寄薛三郎中據）

崩騰戎馬際（一作險），往往殺長吏（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上水遣懷）

戎馬關天宇，嗚呼生別離（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

婢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舟中苦熱遣懷）

田園須墾住，戎馬惜離羣（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秦州雜詩二十首）

故國猶兵馬，他鄉亦（一云正）鼓鼙（出郭）

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逢唐興劉主簿弟）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迴首仲宣樓（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川）

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十年戎馬暗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愁）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又呈吳郎）

戎馬今何地，鄉園獨舊山（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

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登舟將適漢陽）

以上的詩句，當然都是杜甫在天寶亂後所作。從這些詩句中，可以充分看出杜甫在戰爭期間所受的痛苦和感觸。從「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詩句中的將「太平」與「戎馬」對舉，更可瞭然於杜詩中之「戎馬」，確係為「戰爭」或「變亂」的代名詞。在杜詩中，另有「歸馬」（語出武王伐紂後歸馬華山之陽的故事）代表和平者，如「歸馬華山陽」（有感五首）及「戎（一作去）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一作十）家存」（白帝）。此外，在杜詩中，又有「汗馬」代表努力作戰之詩句，如「汗馬收宮闕，春城鏖賊壕」（收京三首），「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為魚」（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衣」（傷秋）等詩句是也。

其次，杜甫常在他的詩中用「胡騎」、「胡馬」等字樣，代表安祿山史思明等所統率的叛兵，例如：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云望城北）（哀江頭）

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龍門鎮）

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贈司空王公思禮）

胡（一作獵）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故司徒李公光弼）

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建都十二韻）

鄉關胡騎滿，宇宙蜀城偏（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

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入衡州）

洛城一別四（一云三）千里，胡騎長驅五六（一云六七）年（恨別）

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遠遊）

歷戰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哭王彭州掄）

杜詩中以「馬」或「騎」代表回紇援唐平亂的軍隊的詩句，有如下：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北征）

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留花門）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諸將五首）

唐代在安史之亂時，不僅利用回紇兵平亂，並曾由李嗣業發安西四鎮（龜茲、疏勒、焉耆）兵平亂，杜甫在「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詩中有句：「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萬馬指四鎮之胡兵而言也。

在杜詩中，以胡騎或胡馬代表吐蕃入寇之軍隊者，有如下：

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天邊行）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近聞 註：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此處牧馬即胡馬之意）

此外，杜甫在「前出塞」詩中有「隔河見胡騎」之句，「後出塞」詩中有「日收胡馬羣」之句，二詩俱作於安祿山起兵之前，所謂「胡騎」、「胡馬」，均別有所指。單純用「胡馬」代表外國產之良馬者，杜詩中亦不乏其例，如「胡馬挾彫弓」（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和「胡馬大宛名」（房兵曹胡馬詩）之類。

四、馬名彙誌

杜詩中對於良馬，多稱曰駿馬，更喜以駿馬比喻人才，例如：「丈人駿馬名胡騮」（李鄠縣丈人胡馬行），「應圖求駿馬」（上韋左相二十韻），「聞道南行市駿馬」（惜別行送僕射判官），「有能市駿骨」（昔遊 註：駿骨源自郭隗說燕昭王買駿馬骨之故事），「燕王買駿骨」（贈崔十三評事公輔）。駿在杜詩中，也是良馬的一種通名，又多用來比喻人之有才德者，例如：「驥病思偏秣」（敬簡王明府）。驥以老爲良，杜詩並常以老驥比喻人之老成，如：「吾聞良驥老始成」（驥馬行），「老驥倦驥首」（贈別賀蘭綽），「老驥思千里」（贈韋左丞丈）。因爲用驥比喻人之有才德者，又用老驥比喻人之老成，所以用「驥之子」比喻名門之子，如：「寶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入奏行）。杜甫的次子宗武，便叫驥，蓋希望其成年後能有才德如驥，他對於宗武很寵愛，詩云：「驥子好男兒」（遣興），「驥子春猶隔」（憶幼子），「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得家書 註：熊兒指杜甫長子宗文）。但亦有時逕以驥子稱良馬駒，如：「別養驥子憐神俊」（天育驥歌）。杜詩中另有「千里馬」（疾禁千里馬）：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千里足」（蕭蕭千里足（一作馬））：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千里鳴」（此日千里鳴）：遺興五首，諸語也都是指良馬而言。對於劣下之馬，則概稱曰駑馬或駑駘，並常用以比喻人之無才德者，例如：「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遺興五首），「駑駘漫（一作慢）深」（陳浩然本作染）泥」（戲贈友二首），「駑馬若維繫」（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歎爾疲駑駘」（鄭典設自施州歸），「駑駘怕錦幘」（道問呈嚴公二十韻）。

杜詩中除有上述對良馬駑馬之一般性的稱謂外，曾引用許多有特點之個別馬名，對於中國古代著名之良馬，更喜引用，或用以稱馬，或用以喻人，計其名稱，不下二十餘種，茲彙誌其馬名及有關之詩句如下：

驊騮 水經注：「桃林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御，以見王母」。驊騮相傳是周穆王的良馬，在杜詩中，也類似良馬的通名，並多用以比喻賢才，例如：「如今豈無腰褭與驊騮」（天育驥歌驊騮），「驊騮作駒已汗血」（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世復輕驊騮」（漢陂西南臺），「驊騮不慣不得將」（瘦馬行），「戲拈秃筆掃驊騮」（題壁畫馬歌），

「忍使驪駒氣凋喪」(丹青引)，「漢苑歸驪駒」(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驪駒事天子」(送高司直尋封閬州)，「驪駒入窠巷」(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驪駒開道路」(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又：「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驪駒顧主鳴」(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人間不解重驪駒」(存歿口號二首)。

驪駒 瑞應圖：「驪駒者，神馬也，與飛兔同。」應劭曰：「赤驪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杜詩中之驪駒，不必都是「赤驪黑身」，亦僅爲良馬之通名而已，詩云：「如今豈無驪駒與驪駒」(天育驪駒歌)，「細馬時鳴金腰褭」(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喚人看驪駒」(秦州見勅一作除目薛三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御鞍金腰褭」(贈李八一作公)秘書別三十韻)。

紫燕、綠耳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其一曰紫燕駒」。「唐六典」：「昭陵六馬贊：紫燕超躡」。綠耳亦作驪耳，周穆王八駿之一。

紫燕自超躡，翠駉誰剪剔(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龍媒 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兮龍之媒」，唐有飛黃，吉良，龍媒，駒駉，騏驎，天苑六閑，皆天子養馬之所。按龍媒原非馬名，杜詩中時藉以稱良馬，因與驪駒之通名又略有不同，故附誌於此。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沙苑行)

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昔遊)

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龍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

天廐真龍此其亞(驪馬行)

龍種、龍駒 唐書：「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龍種亦曰龍駒。

聞說真龍種，仍殘(一云空餘)老驪駒(秦州雜詩二十首)

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駒(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追風、驪 古今注：「秦始皇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驪」。

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驪(徒步歸行)

汗血馬、西極天馬、大宛馬 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註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膊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杜詩中之汗血馬，多指胡馬言，大宛馬或宛馬亦然。汗血馬與天馬亦多用以喻人才。杜詩中提及汗血馬之詩句，有如：「京師皆騎汗血馬」(洗兵馬)，「陰山驕子汗血馬」(憶昔)

二首），「偶儻汗血駒」（別張十三建封），「馬來皆汗血」（夔府詠懷一百韻），「渥洼汗血種」（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杜詩中提及天馬之詩句，有：「天馬跋」（一作跋）足隨羣牛」（錦樹行），「天馬長鳴待駕馭」（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天馬老能行」（贈陳二補闕），「西」（一作南）使宜天馬」（秦州雜詩二十首 註：此詩之天馬，或指張騫所得之烏孫馬而言）；稱西極馬之詩句，有「飄飄」（一作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贈崔十三評事公輔）。杜詩中提及宛馬或大宛馬之詩句，有「宛馬又從東」（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胡馬大宛名」（房兵曹胡馬詩），「宛馬總肥春」（一作秦）首藉」（贈田九判官），「宛馬至今來」（秦州雜詩二十首）。

驢驘 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驘焉」，馬融疏：「肅霜雁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故名」。

驢驘 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沙苑行）

聞說真龍種，仍殘（一云空餘）老驢驘（秦州雜詩二十首）

詠 說文：「馬七尺爲驢」，詩經：「驢牝三千」。

苑中驢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塞不死（沙苑行）

驢 亦作驢，赤馬黑鬣也，詩經：「驢驘是中」。

丈人駿馬名胡驢（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聞說荆南馬，尙書玉腕驢（玉腕驢）

麒麟織成罽，紫驢隨劍几（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乘黃 管子：「地出乘黃」。注：「神馬也」。王洙曰：「乘黃古之神馬，一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天下

有道，飛黃伏皂」。一說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

惆悵恐是病乘黃（瘦馬行）

人間又見異乘黃（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遣懷）

麒麟 廣韻：「白馬黑脊曰麒麟」，爾雅翼：「麒麟善走，故良馬亦曰麒麟」。杜詩中提及麒麟之詩句，或以稱馬，或以喻

人，有如：「肯使麒麟地上行」（驄馬行），「欲見麒麟出東壁」（題畫馬歌），「驚代得麒麟」（上韋左相二十韻），「踏踏麒麟老」（奉贈射洪李四丈），「麒麟帶好兒」（偶題），「麒麟滿盡一匹無」（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麒麟 千里馬之稱，「國策載田光謂燕太子丹曰：「麒麟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杜詩中之麒麟，多用以喻賢才，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麒麟（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渥洼騏驎兒（一作種），尤異是龍（一作虎）脊（送李秘書二十六韻）

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韋黃騏驎病，沙晚（一作暖）鵝鴛寒（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皇（送大理劉主簿）

騏驎通鑑：「漢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騏驎廐丞，領受郡國調馬」，注：「賢曰：『騏驎，善馬也』」。

珊瑚市則無，騏驎人得有（奉贈李八丈判官）

騏驎皆良馬，騏驎帶好兒（偶題）

赤驥 穆天子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述古三首）

放蹄知赤驥，振翅服蒼鷹（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照夜白 唐明皇所乘之馬，曾令陳閔，曹霸圖畫。

曾貌先帝照夜白（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拳毛騧 唐太宗所乘六駿之一，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在昭陵有石像。曹霸九馬圖中有此馬。

昔日太宗拳毛騧（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師子花 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御馬九花蚪，並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九花蚪，即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也。額

高九寸，毛拳如鱗，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蚪，亦有師子驄，皆其類」。天中記載杜詩注：「師子花，即九花蚪也」。

近時郭家師子花（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玉花驄 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異人錄：「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玉面花驄」。

先帝御（一作天）馬玉花驄（丹青引）

驄 說文：「馬青白雜毛也」。後漢書桓典傳：「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杜詩中之驄馬，多

指御史乘馬而言，不必皆爲青白雜毛之馬也。如：「驄馬新鑿蹄」（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多暇日陪驄馬遊」（同王侍御遊

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御史新驄馬」（送張十二參軍走蜀州因呈楊五侍御），「仍騎御史驄」（陪章留後侍御宴南

樓），「有客騎驄馬」（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訪），「聞道乘驄發」（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憲府舊乘驄」（哭長孫侍御），「使

君五馬一馬驄」（冬狩行）。

驄 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衣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常得波斯馬，放入海，因

生驄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驄馬」。杜詩中之驄馬，似皆爲胡馬，如：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高都護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驄馬行）

註：驄通驄，杜甫在「寄贈王十將軍承俊」詩中有句云：「纏結青驄馬」，王將軍爲武人，所乘之馬，與侍御不同，疑爲

胡青驄或實爲青白雜色之馬。

鐵驄 月令：「孟冬之月，乘玄輅，駕鐵驄」，爾雅：「馬純黑曰驄」。

白馬爲鐵驄，小兒成老翁（泥功山）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驄駒白玉珂（奉寄別馬巴州）

八駿 八駿本爲周穆王之八匹駿馬，駕之以周行天下者，杜詩中之八駿，多指天子之車駕言，正如五馬之於太守，驄馬之

於御史。詩云：

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城上）

五、良馬與鷺鳥

杜詩中的馬，或用以賦，或用以比，如「知章騎馬似乘船」，賦也，「天馬老能行」，比也。在比體之中，又常以馬與其他事物並舉，例如：

馬嘶思故壘，歸鳥盡歛翼（別贊上人）

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客堂）

窮猿號雨雪，老馬怯（一作望，一作泣）關山（有歎）

此處以馬與鳥，馬與雁，馬與猿並舉，是以喻人之思鄉，蓋襲古詩「胡馬依北風」，「代馬思朔雪」之義。窮猿老馬之句，寫實兼取譬，殆所謂賦而比者。杜詩中用馬作比，最恆見者爲以良馬喻賢才，在上面四節中，已屢錄其例，現在，再把以良馬與其他事物並舉以喻賢才的詩句抄錄如左：

飄飄（吳作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飄飄定（一作寒一作鄧）山桂，低徊風雨枝（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同豆盧峯知字韻）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駿駒（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草黃驥驥病，沙晚（一作暖）鵠鵠寒（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皇從東（一作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述古三首）

古三首）

渥水出驥驥，崑山生鳳皇（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寶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入奏行）

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驥病思偏秣，鷹愁（一作秋）怕苦籠（敬簡王明府）

老驥倦驥首，蒼（一作饑）鷹愁易馴（贈別賀蘭錡）

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贈韋左丞丈）

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願八題壁）

放蹄知赤驥，振翅服蒼鷹（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老馬夜知道，蒼鷹饑（一作秋）著人（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驊騮開道路，鵬鵬離風塵（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阜鵬寒始（試）急，天馬老能行（贈陳二補闕）

鵬鵬乘時去，驊騮願主鳴（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光隴右節使三十韻）

從上面所錄的詩句，我們可以查考經杜甫拿來和良馬並舉，以喻賢才的事物，計有桂樹、寶劍、麒麟、鶴、鵬、鳳皇、鷹、隼、鵬、鵬等（鵠鵠雖與驥並舉，是以喻兄弟的）。這些事物，都可說是世間極可珍貴之物，物以類聚，杜甫既以此等珍貴事物與良馬並舉，當然在杜甫的心目中，馬也是獸類中的珍品了。在上列與良馬對舉的事物當中，以鳥類居多，尤以鷲鳥居多。鷲、隼、鵬、鵬都是鷲鳥，而以鵬爲最兇猛，鷹鳥更爲極普通之獵鳥。唐朝以前之詩賦中提及這幾種鳥，都是盡量描繪它們的威武兇猛，如「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詩經），「鷹隼擊」（左思賦），「鵬悍狼戾」（左思賦）之類。如用此數鳥以喻人才，則多用以喻人之材力雄健與富有戰鬥精神。在上面所錄杜詩中以鳥類與馬並舉的詩句中間，以馬鷹並舉者爲最多，鷹或呼作蒼鷹，或呼作秋鷹，或呼作饑鷹，與之並舉者，爲驊騮、驥、老驥、天馬、赤驥、皆良馬也。其次爲鵬，或鵬鵬並舉，或稱阜

鵬，據張爾恭「正字通」云：「鵬胡地鷲鳥，似鷹而大，土黃色，毛長翅短，俗呼阜鵬，盤旋空中，搏擊鴻鵠食之，草中有鵬毛，衆鳥必自落」。唐代的社會文化，本來是承襲南北朝時的北方游牧社會文化和南方的漢族農業文化而統一之，社會人士對於鷹鵬之類的鷲鳥，都極所喜愛，反映在文學作品裏面，這一類的鷲鳥，也都是代表勇猛威武的。杜詩中有詠鷹詩與詠鷹畫詩數首，恰與詠馬詩及詠馬畫詩交相輝映，杜詩集並附有「雕賦」及「進雕賦表」各一篇，表中有云：「臣以爲雕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賦中有云：「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足徵杜甫對於鷹鵬鷲鳥一類的鷲鳥，是既愛其雄健之材力，又欣賞其戰鬪精神和剛直德性的。杜甫之喜歡以馬比人，尤其是喜歡以馬與鷹鵬之類的鷲鳥並舉，當然也是因爲馬也同樣有雄健材力，並有致遠耐勞，冒險犯難的美德，所以同爲富有戰鬪精神和射獵習尚之唐代社會人士所喜愛也。

杜甫純用政治觀點以良馬比賢才的觀念，在「遺興五首」中表現得最清楚，他說：「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龍是君象，馬是臣象，良馬爲賢臣之象，駕駟便是誤國的庸臣之象，鷹鵬之類的鷲鳥，因其材力雄健，不同凡鳥，正可與良馬相匹，共同作爲良相良將之表象。如有良將良相之才，而不得施展，則便成爲病驥和餓鷹了！